

【相遇 | 兩人】

天晴，米洛又來到從商人口中探出醫生訊息的小酒館，得到消息至今已過了一個多禮拜了，他其實很懷疑這個情報的真實度，可是這幾天從小酒館的客人們的聊天中，那位醫者好像真的來過這裡，米洛還是想再等等看傳說中的那位醫生。

『叮鈴—』一陣清脆的鈴聲響起，酒館的大門開啟，外頭刺眼的光線頓時照進昏暗的酒館中。

「歡迎光臨——，喔，好久不見啦。」調酒師望向進門的客人，發現是熟客便提高音調開心的打招呼，深褐髮色少女微笑往吧檯走去並順勢地坐在調酒師面前的位置。

看了一眼坐在自己旁邊的少女，髮色、服裝都跟傳聞的醫生不一樣，他想：應該不是我要找的人。不過看起來有點眼熟，在記憶中搜索了一下，並沒有什麼印象反而讓頭痛了起來。

「今天有沒有特別推薦的啊？」坐定位後便開口詢問，「最近剛弄到一些不錯的，試試嗎？」調酒師湊到少女耳邊小聲地說著，「不會太烈吧？等等還有要事呢。」隨著對方音量，也降低了自己的聲量，「不會，重點是，非常滑潤順口。」調酒師得意的笑了笑，「既然如此，那就一杯吧。」看著對方自信的神情，便點了下去。

接著調酒師望向連續出現一個禮拜的客人，「這次的調酒如何呢？」看對方已將杯中酒喝完，便面帶微笑主動詢問對方。



「很好喝。」抬頭對著調酒師回話。看了看已經空掉的酒杯，「今天那位醫生還是沒出現嗎...」喃喃自語的開始有點醉了。

聽到隔壁的人似乎已帶著醉意並喃喃自語著，深褐髮色少女並沒有特別注意對方說了些什麼，此時注意力都集中在送至她面前的美酒上。只可惜價格和送上的酒大小不成正比，「希望不會讓我失望啊。」望著那一口即可解決的容量，再看向臉上充滿自信的調酒師，輕盈的端起酒杯並小小的啜飲了一口，感受其在口腔中柔和的變化，「令人驚豔，果然沒讓我失望呢。」嘴角深深的勾起，端倪起杯中那澄澈剔透的美酒，接著便一飲而盡。

「那這邊就不久留了，先走囉。」將杯子與相對應的銀幣置於桌上，站起身便往門外而去，「歡迎下次再來。」看著離去的少女，調酒師滿心愉悅的拾起銀幣及空了的酒杯。

身旁的少女離去後，米洛心想今天應該也不會出現吧，準備付錢離開時，隨口問了調酒師一句，「請問...您在這裡有遇到一位穿著斗篷的醫生嗎？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或許明天就沒有來的必要了吧。

聽聞少年的問題後，調酒師頓了頓才緩緩回他，「有其他詳細特徵嗎？這裡穿斗篷的醫生不少喔。」邊接下對方給予的銀幣邊回應著。

「傳聞說斗篷上頭似乎有羽翼、頭髮的顏色好像都不太一樣、左耳上戴著水晶耳飾？」——說著之前人家告訴他的傳言。

「曾經幫過郊區的商人女兒治病，那位商人說在這裡可能會遇到他，是個很厲害的醫生。」說完這句話的時候，米洛默默的又掏出一枚銀幣放在桌上。

看著對方將一枚銀幣拿出，調酒師笑了笑，食指在銀幣旁輕敲著，與木製桌面相碰撞傳出了輕微的咚咚聲，「羽翼？髮色？耳飾？」調酒師笑著重複著這些關鍵語，似乎沒有要說出更詳細的打算。

見對方好像知道些什麼也提出了暗示，米洛再度拿出一枚銀幣放在桌上，「沒錯，您知道些什麼嗎。」這是一句肯定句

雖然對方立刻加碼一枚銀幣，但調酒師似乎不是很滿意這價位，不過說起來，對方也還算是店內客人，便覺得適可而止即可。

「方才，坐您旁邊的那位少女，應當就是您要找的那位醫生喔。」笑著收下這兩枚銀幣並緩緩說出口，不過情報費不多，調酒師便沒有說出更詳細的情報了。

『原來就是剛剛那位女孩嗎，這幾天再來等等看好了。』，接著離開前拿出一枚金幣給予調酒師道：「希望那位醫生來的時候可以告知一聲，明天我會再來等的，謝謝！」，在酒吧門完全關上前聽到調酒師開心著說歡迎再次光臨後，便按著頭緩步走向住宿的旅館。

之後某日的黃昏時刻，米洛又到了小酒館，小酒館內人聲鼎沸，龍蛇混雜，有不少小流氓在這裡叫囂划拳，他進門直接往吧台前的位子坐上去。

距上次來此已隔了五天了，這次依舊是一頭深褐髮色，與上回不同的是，這次是綁著俐落的高馬尾，少女腳步輕盈的推開厚重木門，酒館內的喧囂聲立刻傾瀉而出，隨著外頭暮色漸消，館內熱絡的氣氛越加劇烈。

見調酒師忙碌的沒時間抬起頭，少女便直接走上前，「今天生意很好呢。」並沒有坐往吧檯，而是站在側邊出聲向調酒師搭話，而調酒師僅是拿起一空杯微笑地望向少女，「不了，等等就要啟程就不喝了，只是來打聲招呼而已。」

此時，調酒師隨意調了一杯酒送至坐在吧檯的少年面前並開口：「請慢慢享用。」

調酒師送上一杯五天前那位坐在他旁邊的少女曾喝過的酒，抬頭就看到調酒師對著他眼神瞥了眼站在她身側的少女，暗示著：『那位醫生已經來了。』

終於再次等到人的米洛起身正要上前搭話，這時有個喝醉的小流氓突然搭上那位少女的肩膀，一臉流裡流氣的開口：「唉呦—遠遠就看到這位漂亮小姐啦，要不要小哥我點一杯長島冰茶給你，讓我們度過這美好的夜晚啊。」說完，另一隻手也伸過來要摸她。



才說完話正打算離開時，卻被不認識的人類給勾搭上，雙膝稍稍的一彎，蹲低的瞬間與對方碰上肩膀的手拉開些微距離，並在對方另一隻手要伸來前後退了一大步，巧妙地避開了這對非善意的。

「欸～不好意思，今天正巧有事，改天再陪您喝一杯如何呢。」雙手置於身後，面帶笑顏地看向對方。

不死心的小流氓還是想上前勾搭。

「吵死了。」米洛走上前，一隻手抓住了小流氓的手腕，一個用力扭轉，小流氓的身體順勢往後，『砰！』的一聲被扳倒在地，

就這樣昏了過去，「這位醫生是我要找的人。」

跨出一步走上前，對著眼前的少女自我介紹：「您好，我是米洛，有件事想請您幫個忙。」

看著眼前的景象，瑤珏僅是沉默的笑著。

既方才的男子後，緊接著是少年嗎？似乎覺得今天運不是很好啊。

「聽剛才的話語，似乎是有備而來吶—」用著毫無情緒的語氣對著搭話的少年說著，「而且啊—」拉長語句，「您似乎造成驚恐了呢。」

此時可以聽見一旁的人群議論紛紛，而調酒師的表情似乎也有點糟糕。

米洛沒有回頭看像身後的騷動，深怕一瞬間眼前這個他等了整整兩星期的醫生會不見，「各位，我請大家喝一杯，表示道歉。」掏出一枚金幣給調酒師，又補了一句：「那位昏倒的，不算在裡面。」他沒必要替妨礙他的人付錢。

這筆帳回去教廷不知道可不可以核銷阿....。想到還要寫報帳單米洛就覺得麻煩，但這應該是最快擺平的方式了。

「請問，可以請您幫個忙嗎？」對著眼前的少女又再一次詢問道。

再次看了眼前少年，原先環胸的雙手輕拍了起來，「解決的太妙了。」嘴角勾起並帶出一抹弧度，「那一」停頓了一會，「我是可以稍微聽聽您的請求，」一手將吧檯的椅子拉出後就坐，「前提是，如果我就是您要找的人的話。」以手撐著面頰輕道。
在對方回話前，順道向調酒師點了一杯調酒。

「根據有利情報，您應該就是我要找的那位厲害的醫生。」跟著也坐到對方旁邊的位子上。
「雖然跟傳聞中的特徵不相同。」覺得此人有些面熟，但還是想不起在哪裡見過。

「喔——」發出了有些調侃的語節，「跟傳聞不同還能肯定是我嗎？」笑著並喝起剛送上的調酒，而杯中也傳出冰塊互撞的清脆聲。

「或許是直覺吧。」加上剛剛這位少女的應對小流氓的方式感覺就不簡單。
但是米洛不想在這個話題上多作停留，開口說出堵人的原因，「請您幫我看病。」

「呵，真是爽快且不拖泥帶水啊。」悠哉的再次喝起杯中那帶點水果香氣的甜酒，「既然您能打聽到消息，並在此找到我，那想必收費方式不用我多說吧？」看方才對方處理事情的方式，大概是有錢人家吧。

「以等價的方式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範圍，會盡量達成。」米洛沒有保證太多，並僅希望眼前的醫生能解決自己的困擾。
頭痛的症狀越來越干擾自己的生活，眉頭皺了起來，問道：「請問您何時可以開始診治呢？」

「其實，原本是打算今晚離開這裡的，」晃了晃杯中的殘酒及冰塊，「明天吧。」一飲而盡，從腰包中拿出了一小張牛皮紙及羽毛筆，簡略的畫了張地圖並遞給了眼前少年，「中午過後再過來吧，我們先約那兒吧。」

將空杯置於桌上並站身走至調酒師旁，「抱歉，似乎是我的客人，還請多見諒了。」將酒錢直接拿給調酒師並小聲道歉著，對於少女來說，這樣的交際是必要的，「那明天就等您囉。」轉頭對少年露出一抹微笑後便離開了酒館。

翌日，米洛提前依約來到地圖所畫的位置——一間小餐館前，土黃色的磚塊堆砌而的牆上有著這家店小小的招牌，中午過後的街上，雖然天氣很熱，但路人還是不少，米洛怕錯失對方，決定站在牆邊等待約定好的女孩出現。

少女的造型與昨日沒兩樣，沒多注意附近的人事物，便直接推門進到當初說的餐廳內，而距約定的時間僅提早不到1分鐘，而在找位置坐好的同時則剛剛好準時。
邊喝著服務生端上的涼水邊等著對方到來。

「好熱....。」留著汗，在外面等了幾分鐘還是沒看到那位少女，開始覺得是不是自己找錯位子了。

盯著那張畫了地點的地圖。

『地點沒錯，那是....？』像是確認什麼般，米洛轉頭走進店裡四處張望，果然看到昨天的那個女孩。

走向女孩所在的位置，「抱歉，以為是約在外面，讓您久等了。」

聽到聲音便抬頭確認說話者，發現是昨天的少年客人後露出一抹笑容，「您請坐吧。」舉起五指併攏的左手示意對方，所指方向則是少女對面的空位。

接著招手請服務生為少年送上一杯冰涼的水。

米洛先喝了口水，緩了口氣後開口：「請幫我治療頭痛的問題。」手指了指頭，沒等少女開口，米洛繼續說下去，「這問題已經好一陣子了，直到最近越來越嚴重，一直不斷回想起過去的記憶，頭也就越發疼痛，連覺都睡不好。」皺著眉，一臉疲憊地說道

邊聽對方說著自己的症狀，邊拿出一張摺起的牛皮紙和羽毛筆，並在對方接續說著期間，順道向服務生點了杯冰茶。

「之前比較不會有頭痛這問題嗎？」聽完對方的說明後提出問題，「記憶都是特定片段嗎？或是都有呢？另外說的最近，能大概知道範圍嗎？」羽毛筆和手不斷的書寫著，並在牛皮紙上來回摩擦發出沙沙沙的聲音。

「啊，如果有需要點餐可以跟服務生說一聲。」

「記憶只有一段，是從看到小時候的家，屋子裡父母全死了。」說道這時，額頭上的眉又多皺緊了幾分，「在裡面找不到...找不到姊姊，所以我跑了出去....。」米洛的眼神左右晃動著，在眼神裡多了一份無力，頭又開始悶痛了起來，話裡的聲音開始沙啞了起來，「最後在草叢邊發現到姊姊的手指。」小小的，破破的，是我沒有好好保護的...

抬頭，視線對上了眼前的少女，現在的米洛感到既無力又煩躁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

說完這段話，米洛閉起眼睛，深深的吸了口氣，沉澱一下情緒後繼續開口，「第一次頭痛大概是春天的時候，最近是兩個禮拜前，餐點先不用謝謝。」一字一句清楚的回答著剛剛醫生的問題。

聽了對方的記憶片段後，稍微抬起頭，剛好對上對方的視線，於是露出微微一抹微笑後又低頭書寫起來。

「所以，是一直重複著囉？那其中這段記憶會有些許變化嗎？或是一模一樣的內容再不斷反覆著？」將自己覺得不清楚的部分又詳細的詢問著。而在聽到關鍵點之後又接續提問，「順便再請問一下，可以知道您兩個禮拜至一個月前的大略作息嗎？」語畢同時，羽毛筆也在牛皮紙上停頓了下來，此時墨跡以筆尖為中心點，緩緩地向外擴散著。

「是一樣的內容一直重複著。」喝口冰水，回想了一下最近自己的作息。

作息是滿普通的，唯一不一樣的的就是兩個禮拜前的女巫事件吧，米洛思考著該不該說出來。

「早上5點起床練身體，吃飯，買東西，一些平常會做的事情。」說著自己的日常瑣事，「這之前唯一不同的，大概就是兩個禮拜前，遇到一個神經病，她攻擊了我...所以那天....我殺了人。」垂下眼，按著越來越痛的頭，面色有點難看。

將羽毛筆輕放在桌上，拿起服務生送上的冰茶喝了一口，視線落在對面的少年身上，靜靜地聽著對方的話語，期間也細細地觀察著少年的各種表情與動作。

聽了最開始的回答與最後的異同處，少女似乎有些感興趣的眯起了她的雙眼，微微的換了姿勢，將左手輕托在臉頰上，「看起來是頗不妙的呢。」左手手指此起彼落的輕彈在面頰上，「可能沒那麼容易處理喔。」輕笑地說著。

「我想....您應該有辦法吧。」看女孩從容的表情，而且她也沒說不能醫治，那麼會是費用的問題嗎？「有什麼是要我去付出跟做的？」想起這位醫生的費用應該不便宜，不過眼下的米洛只是想得到解脫，報帳還是其他之後再說吧。

隨著時間一步步的走過，店內的人潮也來來去去，外頭的烈艷隔著窗框透了進來，在地板及物品上留下一條條交錯的暗色紋路。

「要辦法當然有，」對於少年的問題有些不以為然，「只是您的問題處理起來會有些棘手及繁瑣。」左手持著攪拌棒將杯中的茶與冰塊攪和了幾圈，話語中伴隨著清脆的鏗鏘聲，「至於...該拿什麼做交換，」停下攪拌動作啜飲了一口澄色液體，凝結的水珠也沿著杯身滴落而下，「我想這不是我該煩惱的喔。」放下杯子，嘴角露出一抹看似親切微笑的弧度並看向對面的黑髮少年。

米洛也不是全無準備的就來赴約，看著那張笑臉，默默的從口袋拿出一株金黃色的植物，「這是在妮歐瑪之灣交換到的，先當作一開始的小小誠意吧。」米洛覺得他好像越來越擅長應付這個人了。

「請問可以先開始治療了嗎？我是米洛，還沒請問您的名字是？」再一次報上名字，讓對方認識一下自己。

看向置於桌上、閃著耀眼金芒的植物，似乎勾起了少女的興趣，「是個好東西呢，看來費了您不少力氣吧？」僅只是看著，並沒有其他多餘動作，接著望向少年緩緩的開了口，「您這期間都住哪？因為可能需要觀察狀況。」話語同時也將寫得密密麻麻的牛皮紙對齊折起後，收回了腰間的小包中。

少女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，米洛也不做追問，植物也沒被接受的樣子，是代價不夠嗎？「目前住在石頭小鎮的市區旅館，需要觀察還是其他都可以配合。」少女看起來沒有不願意幫他的樣子，他想能配合多少就配合多少，這樣醫生也比較方便。

「那預計今晚可以開始...」頓了會，「對了，這邊先說清楚，」兩手橫放在桌子邊緣，「治療期間，對於我的話必須遵守，還有就是若需要外出，也必須經過我的同意，有必要我會做跟隨。」眼睛直視著對方微笑道。

對於少女的話愣了一下，開的條件雖然不自由，但米洛本來就決定要配合，「沒有問題。」想了想，召喚出獵鷹，獵鷹腳上再掛著刻有『米米』的字樣名牌，一看就知道主人取名很隨便。

「用鳥的聯絡方式可以嗎？住的地方？」既然要長期治療，應該需要聯繫的方式，總不會住一起吧？！

看到對方的反應，似乎早已預測到，不過既然對方都說沒問題且答應配合，若中途失約在離開也沒什麼損失。

「啊，是隻毛色很棒的鷹呢。」眼神有些溫和的看著眼前的獵鷹，而在轉向少年的同時，神情立刻變回原先那沒什麼溫度的笑顏，「不過，不需要勞煩獵鷹喔，」輕笑了一下，「我會改住在您留宿的那間旅店。」大概猜到對方的想法，以至於嘴上的微笑勾得更深沉了些。

見到少女看著米米的神情，心想：「原來她也有這樣的表情阿....。」

米洛拿出羊皮紙，這次換他在上面寫下旅館的位置跟房號，「給。」向前遞去，等待的對方收下。

「這邊會回到原先的旅舍，晚點才會過去做登記...」邊說邊收下對方給予的羊皮紙，「若您有其他要緊事，可以先去處理，那...」看了眼對方，「這就先當訂金不客氣收下了。」將方才擱置於桌上的金色植物用乾淨的牛皮紙細心的包起和整頓。

等待對方收好後，起身，向少女點下頭，「那麼晚上見。」邁步離開餐館，準備在晚上之前再去郊區打打魔物，撿撿看有無稀有素材。

待少年離開店家後，少女才喚了服務生點了些餐點準備慢慢享用，「看來離開這的時間又要後移了啊，」整個人靠在椅背上，「嘛、也罷，至少得到了還不錯的訂金品。」手撫上剛裝進植物的包包喃喃自語地說著。

越接近傍晚，走動的人們越加頻繁，而與下午些微不同的、則是傳來陣陣美味的香氣。

— 待續 —